

赤虎
／著

商业三国

卷二



SHANGYE
SANGUO

超越时空的历史巨著
用现代经济，政治诠释的大三国时代！
目前网络最火爆的超人气小说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美术出版社

赤虎／著

商业酒

卷二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商业三国. 第2册/赤虎著. —昆明: 云南美术出版社, 2006. 4

ISBN 7-80695-355-8

I. 商... II. 赤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33198 号

商业三国·第二册

作 者 赤 虎

策 划 饶 耿

责任编辑 杨朝晖 李树堂

特约编辑 薛 莲

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

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
云南美术出版社

地 址 云南昆明环城西路 609 号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

开 本 700×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 300 千字

印 张 14.25

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80695-355-8/Z·120

定 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

目 录

第 一 章 交锋	1
第 二 章 霹雳	13
第 三 章 斩杀	22
第 四 章 遭遇	30
第 五 章 阴谋	38
第 六 章 挑衅	47
第 七 章 冲突	56
第 八 章 难题	65
第 九 章 相亲	73
第 十 章 成亲	81
第十一章 惊扰	89
第十二章 决策	97
第十三章 安定	105
第十四章 暗杀	113
第十五章 欢庆	121
第十六章 民心	130
第十七章 筹谋	138
第十八章 处罚	146
第十九章 顽抗	155
第 二 十 章 大战	164
第二十一章 布置	173
第二十二章 断义	180
第二十三章 拮据	188
第二十四章 劫掠	197
第二十五章 代价	210



第一章 交 锋



临淄城，这个昔日的齐国故都现在已经破败了，遭受了黄巾军近一个月的围城，显得更加没有人气。

我们在龚靖的招呼下来到青州大堂，等到大家落座后，堂上的情景让人更加感觉到龚靖的孤独无助，在我身后，站着一大群属下的文官武将。即使邹靖身旁，也站着几个身着军服的官佐，只有龚靖，两三个家丁打扮的人寥寥地站在他身后，让大堂显得格外空旷。

青州的人才都在此了吗？我一个个打量着堂上的人，听着龚靖有口无心地对我们表示感谢。整个赞扬过程中，虽然龚靖的言词说得很动人心魄，但他的面部表情却死死的，没有一点变化，让人感觉到格外怪异。

邹靖首先忍不住站了起来：“刺史大人，我等奉命来救援，如今青州之围已解，我等已完成任务。还望刺史大人给我们补充完粮草，我打算即可上路。”

龚靖爽快地点点头，命令从属给邹靖添办粮草。等龚靖刚吩咐完手下，邹靖立即起身，冲我稍一拱手，虚情假意地说：“玄德公一路辛苦，可在此稍作安歇，我安排完军队，再来与诸位叙谈。”说完，扬长而去。

一丝怒意涌上我心头，我猛地站起来。这个邹靖，一路上对我毕恭毕敬，等仗打完了，马上就摆起谱来，对我们指手画脚。而这次龚靖划拨的粮草，他竟然要独自接收，岂有此理。

见到我满脸怒气准备发火，沮授暗暗地拉拉我的衣襟，我立刻惊醒了，看了看四周，田畴瞪着邹靖的背影，嘴角露出一丝冷笑，也在冲我微微摇头；国渊满脸的无奈；关羽皱起了卧蚕眉，眼中寒光闪现；太史慈微微叹息。还好，喜欢惹事的张飞懵然无知，正快乐地四处打量。

我缓缓地坐了下来，掩饰地说：“临淄城外一战，邹校尉所部伤亡很大，看来，他现在还在伤心呢。”转过头来，我对关羽、张飞说：“两位贤弟，你们代我巡视军营，安抚伤者。”

我转过脸看着龚靖，发现他正若有所思地看着邹靖的背影，嘴角露出一丝微

笑,这微笑为他那呆板的脸带来了一点点生气。

龚靖面带疑虑的表情凝视着我,不等我开口,抢先说:“玄德公,我闻你大名久已,今日你来援青州,真是龚靖之幸、青州之幸。不过,今日递来的官牒,玄德公却不过是幽州属下涿郡的校尉,看情形,你与邹校尉还不相统属,这是为何?”

我淡然一笑,没有回答。田畴此前一直伴在我身边,故此,以最有资格回答这问题的表情走出队列,高声答道:“我主当日弃职,悠游于林下,等黄巾乱起,来犯我郡,我主毅然而起,征召乡勇保家卫国,若没有我主击退黄巾,涿郡已成废墟了。明公来涿郡求援之时,我主正打算前往师长卢植公手下效力,然,太守以邹校尉兵少力弱,求我主同往,故授予我主‘校尉’虚衔,以便统领部众。我主又岂会计较官职大小,如今战事已了,校尉之衔,不提也罢。”

龚靖闻言大喜,兴致勃勃地追问道:“原来玄德公与邹校尉不相统属,如今我青州之围已解,不知玄德公下一步如何打算?”

“青州之战,我们士卒伤亡不小,尚有不少老弱黄巾投降于我。我本打算随后去冀州,到吾师卢植门下效力,奈何兵士久战力疲,伤兵需要歇养,亡者需要安葬。奈何奈何。”我一脸苦恼地说。

龚靖眨巴着眼睛,不知心中在盘算着什么,我一横心,冒昧地开口说道:“刺史大人,备有一个不情之请,还望与刺史大人商议。”

龚靖饶有兴趣地问:“玄德公有何事与我商议?请讲。”

我犹豫了一下,恳切地说:“我手下乡勇都是应我刘备之召从军,随我转战各处,如今他们伤重垂死,我不忍弃之,还望明公帮忙,借一块地方让我休养士卒,等他们伤愈后,我再带他们到吾师门下效力。”

说完,我目视田畴,田畴马上接过话题,略一盘算,诚心诚意地说:“将养士卒,与卢公联系,我看一个月时间足够了,在此期间,还望大人给供应一个月粮草。这一个月内,青州但有所命,我等愿效死力。”

龚靖立刻很上路地说:“玄德公当世豪杰,又有救援我青州之恩,这点小事我岂能让玄德公为难。青州地界乱贼横行,官员逃散,朝廷虽没给我州牧之职,但郡县官员任命,均出自我手。临淄附近各县郡,我打个招呼,随玄德公养兵。”

说完,龚靖上前拉着我的手,语重心长地说:“我意朝夕得见玄德公,与玄德公相谈时政,玄德公所选养军之地,不要离临淄太远啊。”

既然离临淄不能太远,我们就选广饶作为安置伤兵与黄巾降卒的地方。

站在此地,我可以守定临淄城,遏制泰山贼寇的南下,向东,我还可以看住山东大油田,等待时机。我心中窃喜,真是一块风水宝地。

等到邹靖回到大堂后,我和龚靖言笑正欢,我们已经商定了在广饶驻军的事宜,广饶现在没有城墙,龚靖同意发一万兵丁,为我在此建立一个土城,防备敌人袭扰。当然,为了答谢他的厚意,我同意为他训练这一万兵丁。等我走后,这一万兵丁将驻扎在此地,与临淄城成犄角之势,共同防御敌兵。至于我所俘获的万余黄巾兵,他们也将在此安置,与原来的七万郡民,在我建城期间接受我的管辖。



邹靖不知这一切变化，见到我们，微微拱手：“感谢刺史大人的粮草，玄德公，军士们已歇息好了，我们明日动身回涿郡。”

我一边和龚靖谈话，一边不置可否地点头：“如此，邹校尉一路走好。我打算在临淄歇兵几日，先不走了。明日一早，我必来为邹校尉送行。”

“玄德公，我军连战，也损伤过半。可涿郡军情不明，若是黄巾再犯涿郡，我等都不在郡中，如何是好？”邹靖有些慌乱。

我无动于衷地安慰他说：“我师卢植公家乡就在涿县，现在卢师奉命前往冀州剿贼，必然留心涿郡动静，我走时曾与公孙伯僞将军沟通过，若涿郡有敌来犯，他必然会救援。还有，我在去过渤海郡后，曾派管亥将军与左军师田丰回军涿郡，现在涿郡必安如泰山。”

邹靖露出有些哀求的表情，说：“玄德公，我军连战，士卒伤亡过半，独自回军涿郡，怕有不妥，玄德公可否相伴一路，让邹某得回故里。”

我犹豫了一下，也罢，太史慈的狼骑已把物资运送到我手中，按规定，我要派他回去，轮换张郃来此，就让太史慈陪他一路吧。

我顺水推舟地说：“邹校尉，太史子义自幽州来此，如今战罢他也要返回幽州。既然如此，我就派子义将军陪你走一段路，如何？”

有狼骑这威猛的军队陪伴，邹靖喜不自禁，感激地连说：“可以可以，多谢玄德公美意。”

我马上打断他的感谢，简单地说：“不过，子义将军将在碣石补充完饮水后，直接前往辽西登岸。”

看着他失望的表情，我于心不忍地补充道：“邹校尉，虽然他不能陪你走完全程，但我给你指一条路，可以安全避开沿路黄巾。”

站起身来，我在虚空比划着地图，豁达大度地说：“你在碣石登陆后，别走我们走过的路，沿章武到东平，在方城进入幽州，虽然路远了点，但一路上，西面区域都是我们战斗过的地方，黄巾必然不敢深入。若你觉得军力不足，我给你一条手令，你可在碣石向陈群要两千人马，补充战力。如何？”

邹靖大喜，急忙说：“多谢玄德公。”略一沉吟，他意犹未尽地说：“玄德公在碣石俘获的黄巾盗匪不过三到五万，这么短时间，能训练出什么来，不如给我三千人马，以一路训练过去，等到了涿郡，必然恢复军力，如何？”

我一脸难色，碣石抽走三千人马，防卫的只剩下我出云兵丁，怎么能行？旁边，一直没说话的龚靖一拍手，吓了我一跳。

“看我，老糊涂了，龚校尉来救援青州，所受损失怎么能由玄德公补偿，这三千人马我出了。”龚靖大包大揽道。

吓了一跳的何止是我，看到龚靖突然之间仿佛活过来的表情，邹靖也一惊，面有愧意地回复说：“不敢劳动刺史大人，此地黄巾未除，我怎敢要刺史大人的军队。”

龚靖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只要玄德公愿意在此多留一阵，这三千军队算什么，玄德公不是还带有三千人吗？以三千疲惫之卒换玄德公一人，我不吃亏。”

这可是一份大人情啊，各地豪强军招募乡勇自保，青壮男子为之一空。

邹靖亏损了两千士卒，补充起来一定很困难。这年头，青壮男子宁愿当乡勇，也不愿从军。因为当乡勇既不离本乡本土，又拿钱多，而当政府军，待遇就差多了。龚靖愿意拿出三千训练好的兵丁，就是想有所图啊。

我马上站了起来，慨然表态：“我与邹校尉一路行来，百战余生，邹校尉与我的交情，血肉相连，刺史大人抬爱，愿意帮助邹校尉，我岂不愿给刺史大人尽力。”

得到我的承诺，龚靖马上站了起来，大笑道：“我今日就等玄德公这话了。”

我老师卢植当了北中郎将，我此前口口声声要去见老师。在北中郎将手下效力，前途不可限量，故此，龚靖吓得不敢强留我，现在看我松口，龚靖怎能不喜：“玄德公之才，不是一县一郡所能限制，我以州事托你，如何？”

我长鞠一礼，答：“敢不遵命。”

龚靖长笑：“青州之地，祸乱丛生，我为此焦头烂额，无计可循，若有玄德帮我，青州可定。郡县官员出自朝廷任命，我不敢擅专，刺史属吏由我而出，我以青州别驾安置玄德，刺史佐官均由玄德任命，我借给玄德养兵之地，赋税全免，如何？”

别驾是从事中的领官，在荣誉上它是从事类最大的官员。龚靖给我这个职位，意思是比以往的幽州兵曹从事升了一点。对此，我只能恭恭敬敬的表示感谢。

第二天，邹靖如期动身，临走时，他也对自己这段时间的态度感到了羞愧，拉住我的手依依惜别。而太史慈的回防，让关、张两位也很不舍。这段时间他们学到了不少领军的要领，而太史慈的武艺，为人的稳重，又让他们惺惺相惜。

不过，太史慈必须走，一方面张郃必须在战场上成长，另一方面，我要在青州站稳脚跟，必须依靠出云城熟练的工匠。

我在广饶建城，临淄地区熟练的织工可以运用，再加上黄河下游正是大力发展棉花种植的好地方，我要把它建成全国的纺织中心，以商业带动临淄的发展。我还要凭借临淄的传统产品陶瓷、玻璃，把此地变成人间天堂，彻底消除动乱之源。

不过，考虑到再富足的地方也经不起贪官折腾，太史慈回去后，除了招工匠，还要招王烈来此主事。国渊还太嫩，不适合在这贪官横行的青州当政，而王烈在此素有名望，让他来此管理官吏，必然是群邪束手。

送走邹靖、太史慈，我马上带军队来到广饶，我准备5月底到冀州卢植门下听令，现在正好利用这一个月设定广饶建城规划，巡视青州各地。

广饶，现有居民四万余人，可惜都是些跑不动路的老弱病残，年轻力壮的都不在了，我所俘获的一万多名黄巾盗贼，里面年轻力壮的也不多。好在当地已没有了豪强、地主、士子、官绅，一张白纸，正好作画。

我们一到广饶，马上派遣手下分赴四方，清点田亩与人口，好在没有了豪强作梗，我顺便把乐安、北海两郡看得上眼的民众携裹到广饶，编入广饶户籍。不等两郡太守反应，我借龚靖的印授，下达了乐安郡、北海郡统计人口田亩的命令。



动乱时期,这么做有一定风险,但此时阻力也最少,很少人有胆子在此时出头向政府挑战。

人口、田亩统计完,我命令,将现余居民和黄巾俘虏共六万人,分为八部,按军事化编组,分别安排在广饶东、南、西、北方向。其中,有声望、有手艺、会一技之长的居民,赋予其“功民”资格,负责管理各小组平民。广饶西面靠近临淄,安排两部不善农活、不善纺织的居民,在那建窑,烧砖、烧瓷、烧玻璃,这两部居民分为两乡,称为左两乡,建立乡级机构管理,让军中伤残士兵退役负责。

精擅农活的农夫,安排在北方,靠近乐安与黄河,称为前两乡,按左两乡同样的管理方法设乡级政府。现在他们主要种粮食、养蚕。等到出云工匠来后,他们将在空地上种植棉花。

南方靠近清水河、淄河,这地方主要安置纺织工匠,称为后两乡。利用河水的水利设施,我打算在此地发展纺织业,现在,他们负责整顿河流,建立住房、厂房。

东方,主要安置将士们的家属及养殖人员,称为右两乡。养殖马、驴、牛、猪等,建造车辆为其余各乡提供运输及畜力,以后,他们还是我们主要的肉食基地。

四方安置妥当后,我开始规划城池设计。以前我见到的城墙都是四方形,但这种城墙不利于防守,故此我建立了一种类似出云城的设计。城墙每面都是凹字形设计,城门就在凹面底部,突出的两节城墙可以加强城门的防守,还可以让士兵在城门列阵,与敌对峙时得到保护。一旦扩建,在突出的两面城墙边,横向修一堵墙,再建一个城门,它与凹下去的部分就形成了一个瓮城,即使敌人攻破外城门,我也可在瓮城中三面攻击进城的敌兵。

这种古怪的六花城设计出来后,除田畴外,众人都面面相觑,不知所措。只有沮授读的书多,隐隐约约记得这种城池设计,似乎在管仲的著作中有记录,他试探地问:“此种城池设计似乎出自管仲之手,但如此复杂的城,建起来必然费工夫,昔日管仲也不曾建出这样的城。战乱时期,我们这样做,能行吗?”

我夸奖道:“子正大才,竟然记得这么冷僻典籍。此种设计正出自管仲之手。不过,管仲却没有掌握建城的方法,故此建不成这种城池。”

沮授询问:“莫非主公掌握了建城之法?”

田畴欣然地答:“我们出云城正是依此建立。”

沮授断然否定说:“出云城富饶之地,以它的财力可以建此城,但我们初在此地立足,不可花费太多。”

我微笑地解释:“不需花费太多,我已经有了一次建城的经验。”

沮授犹豫地说:“主公先讲讲如何建城,我姑且听听。”

我指着图纸向他解释:“建此城的要旨,不是先建城墙,而是先建四城守。第一年,在此城四周建立四座大兵营,中心地带再建立一个大营,由于有四方兵营守卫,我们先不需建城墙。这四座大兵营只留一个门,以向心方式向中央大兵营开口。等到了第二年,把四座大兵营从中间一连,开四个城门,此城就建成了。剩下的时间就是逐年完善,逐年改造。中央兵营此后腾空,就成了政府办公地。

如此，即不伤民，又不费工。如何？”

沮绶盯着图纸，思考了半天，心悦诚服地承认道：“如此一来，第一年建五座大兵营，第二年连接城墙，倒是不劳民伤财，就依主公所言吧。”

我长笑一声：“既然各位再没有异议，我们就依此建城，诸位，这是我们自己的城池，让我们把它建成辉煌之城。”

诸将闻言大喜，精神振奋。我欣然询问：“可有酒，广饶诸事已定，我们庆祝一下。”

张飞立即大嚷：“大哥说得有理，拿酒来。”

门外冲进了一名士卒，大声禀报：“城主，乐安民变，张郃将军在乐安遇袭。”

我经过乐安，那民风很朴实，黄巾还没骚扰到这海边小郡，怎么突然民变了？看来必是统计田亩人口，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，这不是民变，而是大豪强大地主带头闹事。

我看了看大堂中诸人的表情，奇怪的是，众人都没有惊讶的神色。尤其是沮绶，反而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，以手指国渊向我示意。瞬间，我明白了他的意思，看来从我命令统计田亩人口开始，沮绶早就在等这天了。

我长身而起，探问沮绶：“那么，子正就留此看家？”

沮绶连连点头：“正该如此，不过，还请主公留一大将在此。”

我再次探问：“云长如何？”

沮绶答：“甚好。”

大堂之上，众人看到我与沮绶打哑谜，都面面相觑，迷惑不解。

我接下来的命令，揭开了谜底：“如此，翼德整军随我前往乐安，云长与本部军队、中军士兵留守此地，配合军师守好广饶。子尼随我同行，子泰随队参战军务。叶天，去临淄报告乐安军情，拿到龚靖令符后，我们动身。”

田畴迟疑地说：“乐安民变，局势不清，主公只带翼德所部与侍从前往，会不会兵少难以行事。”

看着众人也露出担忧的神情，我轻松地解释说：“俊义此来，带着六百余名工匠和大量农具、机械，我让他带齐三千铁甲步卒护送……”

田畴马上露出恍然的神情，但仍有些不解地问：“有这三千铁甲步卒，三万人也奈何不得俊义。若不是担心工匠、物资有失，主公可以不必接应张将军。不过，以张将军的统兵能力，怎么会突然遇袭呢？”

我意味深长地答：“若有当地官府包庇纵容，甚至参与其中，俊义初来，如何能避免？”

田畴一拍大腿，恍然大悟地看着我，又有些顾虑地看了一眼国渊，慢慢地说：“我明白了，怪不得主公要求子尼随行。不过，如此重担，子尼能担得起吗？”

国渊此时还一头雾水，茫然地问：“主公，你要国渊干什么？”

我与沮绶、田畴仰天大笑，沮绶边笑边真诚地说：“子尼，你到现在尚没听出来，主公此去，必要整顿乐安郡，军中诸事尚离不开我与子泰，所以，现在主公身边，只有你可以挑起此重任，子泰前去为你做好前期筹划，以后乐安诸事，全靠



你了。”

国渊慌乱地回答：“不可，郡守之职出自朝廷任命，我怎可擅任此职。再说，这是个两千石的职位，国渊追随诸公，不过月余，诸贤在前，尚没有官职。我怎敢越位，就任此职。”

沮授安慰道：“无妨，郡守之职虽出自朝廷，但现在各州牧均可自己任命，龚刺史虽无州牧之职，但黄巾肆虐青州，各郡官员逃散，他所任命的官员代领郡事，朝廷也不会反对，至于转为正职，这不需你操心，我们来办。至于你说的越位就任职一事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沮授傲然而起，挥舞着拳头大声说：“主公之志，又岂在一郡一县。我等追随主公，现在不过是刚刚起步，又岂能以一郡一县为满足？”

沮授这话已隐隐露出割据称王之意，传到外面去那是个叛逆的罪名，虽然他这话鼓舞了大家，给大家一个长远目标为之奋斗，但此时说这话不合适。

我连忙大声呵斥沮授：“子正，噤声，休得胡言。”

沮授毫不介意我的呵斥，反而自顾自地说：“张将军遇袭，不知工匠可有损失，这些工匠是我们发展的根本，主公还是快去看看，此地有我与云长，主公放心。”

国渊平静下来，看起来他也接受了沮授的主张，马上进入了角色，略一思索，有些犹豫地提醒我说：“主公，夫子曾云：君子何必言利。我看主公设定的治理广饶的计划，处处言利，恐怕会让天下君子不齿。乐安治理，是否也要照此计划实行？”

看来，我到三国第一场论战开始了，虽然国渊是我的手下，但经过儒家思想熏陶的他，对这些新思想很有抵触。说服不了他，就说服不了天下众口，我这个异端会被人架到火刑架上。

“夫子微言大义，后世人如何能尽知。”我淡淡地说：“我常与管幼安讨论这个问题，幼安认为，夫子此言本意是说：君子何必言利于己，有利于家国，有利于万民则可。

想当年，周室衰，礼义废，知识学问都是由王公贵族所掌握的，孔子聚门徒千人，将知识传授与平民，从此百姓才得以识字读书，我等今日才得以知三代之道。其所为，大利于天下百姓也。感念圣人之德，我等今日岂能不言圣人之德，广利于天下。

圣人之于天下百姓也，其犹赤子乎！饥者则食之，寒者则衣之；将之养之，育之长之；唯恐其不至于大也。仁人之德教也，诚惻隐于中，至诚于内，不能已于其心；故其治天下也，如救溺人。

今天下百姓穷困，生活如溺于水中，苦不堪言，我观之流泪。常常想，若能使天下百姓富足，饥者得以食，寒者得以衣，耕者得其田，居者得其屋，民何以能反？

圣人说：夫仁者，必恕然后行。孟子说：义之所在，虽千万人，我往已。我反思自己，我此番作为，又岂是利于己者。我不敢自比与圣人，但愿能做一个仁人。苟能利于天下百姓，使天下百姓生活安定富足，我愿日日替百姓言利，虽千万骂

名,我愿一力担之。”

沮授两眼放光,激动得语不成句:“如此名传千古的骂名,主公岂能一人担之,我身为主公手下,愿与主公分忧解难。让我的后人提起此事,也能光耀门庭。”

国渊深深施礼:“渊痴长多年,白读了圣贤之书,今日才知道大仁与小仁的区别,夫大仁者,恩及四海;小仁者,止于妻子。主公行事,不计毁恶,但求无愧于心,这真是当时大仁者。渊浅见拙识,今日既闻道,死了也值。千万骂名,愿与主公分担之。”

众人听到这番话,也站起身来,同说:“愿与主公共分担之。”

我激昂地扬声说:“你我众人同心,天下何事不可为。青州地界官员任命,我等或者说上话,各位建设青州,望吏治清明,让百姓安乐。”

孟子言:有恒产者有恒心,无恒产者无恒心。我等上下努力,藏富于民,让百姓对我大汉有坚定的热爱之心,有奉行终生的良好德行,居于青州就像居于乐土。诸公,备在此为百姓拜托诸位了。”

说完,我恭恭敬敬地跪下,向诸位叩首。

众人皆慌,七手八脚地拉我起来。这个张飞,生拉活拽,拉得我生疼。

就在我龇牙咧嘴时,诸人跪倒了一片,沮授、国渊痛哭流涕地代替众人说:“主公为天下万民跪我,我等岂能不知耻也。无他,惟效死力矣。”

我悠悠地说:“苟利国家生死矣。千古艰难惟一死,诸位死都不怕,还怕些许骂名吗?愿诸位牢记今日此誓,我等同心,再造一个人间乐土。”

众人刻骨铭心地齐声大呼:“若违此誓,天人共诛之。”

形势一片大好,借这次辩论,我将这些智者勇者的心掌握在手中。今后,我可以将一些新政策经过包装,逐步的实施。这些人将把我的主张认真地贯彻下去,攻击谩骂不再会动摇他们,他们是我的坚定支持者。

此后,这次“广饶之誓”私下里在我们内部流传,陈群、张郃闻之,默然良久,愤然说:“如此名传千古的‘骂名’,岂能独漏了我,待我见到主公,也要与主公说一下。”于是,当时不在广饶的诸将纷纷向我再次宣誓。

这些话传扬到外面,自重身份的名士不甘自比小人,虽然对我的治民之法多有腹诽,却不能公然指责。偶尔有两三人跳出来反对,他们的名气大不过管宁、王烈、炳允、国渊等人,谁会在意他们所说的呢?

自从来到这三国,直到此刻我才长舒了一口气。即使我们有机会来到这过去,我们能为这时代带来什么?产品、知识、观念、规则?

先进的武器、先进的科技、先进的商品就能使我们民族真正强盛了吗?我可以让他们忽然之间拥有火器,但如果思想不变,他们可以短暂领先,但最终还是要被冷兵器打败。我可以给他们先进的科技,但思想不变,懦弱怕事、轻工鄙商继续下去,落后是迟早的事情。

要让我们的民族永远是强者,科技、社会永远保持活力,就必须形成对真理多元的看法,承认不同的利益和思想;就必须使儒家思想恢复本来的地位,让它



只是多种学说的其中一种。百家争鸣才能取其精华,弃其糟粕。

征战三国,又岂能只在战场上争雄斗胜。为了民族的崛起,我们必须改造我们民族的灵魂,要让这灵魂体现出对外勇于侵略、敢于掠夺、善于征服的民族斗志。让这民族敢挑战、敢竞争、敢咄咄逼人,这才是我们民族的力量。而对于民族内部,要让百姓知道遵循法律,严守规则,习惯于在法律的框架下合法变革而不是暴乱和内战。只有拥有了这理性和奋进的思想,我们才能保证今后永远先进,永世不受异族欺凌。

直到我们上路,大家还沉浸在思想的震荡中,这次思想的交锋似乎触及到了每个人的灵魂。

我们的骑兵小队快速地在乐安行进,如雷的蹄声响彻在春后干旱的土地上,身后扬起了高高的烟尘,多日操练,张飞的小队把狼骑的行军气势学了个三分像。我们一行,像一只咆哮的恶虎,狠狠地扑向乐安县。

张郃正在乐安大堂门口等我们,一见到他,我劈头就问:“彦方可曾受伤?”

王烈的头从张郃背后冒出来,感激地说:“多谢主公挂念,烈尚安好。”

我欣慰地跑上前,恭敬地拉着王烈地手说:“彦方,我可把你盼来了,青州是你家乡,我正想以你的正气,扫除青州群邪。彦方啊,今后青州大司刑一职交给你了。这一职位朝廷没有设立,我想要你仿出云城,建立一套司法体制,监察青州官员,主管民间诉讼。暂任你为督邮之职,以便跟朝廷交代,如何?”

王烈皱着眉头答:“出云律法与朝廷律法多有不合,出云律法严苛,辽西蛮荒之地,子民多数是主公救下的流民,其性命出自于主公,律法森严民不以为苦,青州动乱之地,实行如此律法,怕是朝廷、百姓都不会愿意。”

我微微一笑:“夫子曾言:治乱世用重典。故此我打算用重典约束暴民。至于与朝廷律例不合之事,彦方不用担心,乐安乱起,我打算在乐安实行军事管制,以军法管理百姓。”

王烈别有用心地笑着说:“如此说来,我们在乐安实行的是‘军法’,与朝廷律例并不相违背。”

我强调说:“对,是‘军法’”最后两个字,我特别说得格外清晰。

王烈有点不悦:“如此说来,这乐安民变,来得正是时候。主公,这其中你可有插手,如此行事,岂是导人向善的王道?”

我正色回答:“彦方,你随我多年,岂不知我?乐安民变事出突然,张郃也受到袭击。今后你主持刑法,民变之事,你可慢慢地调查,看看我是否操纵了民变。如果我参与其事,彦方兄可依律法处置我。”

王烈仔细一想,也是这个道理,马上愧然地向我拱手道歉:“烈无状,冒犯主公了。”

我拉着他的手,信任地看着他,诚挚地说:“法律面前众生平等才是律法真谛,彦方兄导人向善,连我也敢责问,青州刑律交给彦方,我怎能不放心呢?”

王烈恭敬地答道:“主公所命,敢不尽力。”

我招手叫过张郃,接着关切地问:“郑浑可曾来了,工匠们可受到损失?”

张郃欣慰地答：“工匠们不曾受到损失，郑工部没来，不过，其大弟子巨安率了五名徒众随行。”

我再问：“士卒们可有伤亡？”

张郃有些惭愧地答：“不足百人。”

以我铁甲步卒的战力竟然伤亡了近百人，“民乱由何处而起，谁人主事？”我接着愤怒地问。

“盗匪都穿着整齐的服装，我还以为他们是乐安官军，于是向他们解释我们是辽西出云国来救援青州的部队，等他们开始哄抢物资，我才明白他们是盗匪。立即下令格杀，但是，我们已经有了伤亡。”张郃有点羞愧地回答。

“俊义，你熟读兵书，可还记得‘细柳’故事。”我循循善诱地说。

张郃急忙回答：“记得，昔日周亚夫将军在细柳驻军，天黑时分，皇帝前来犒军，周亚夫阻止皇帝车驾入营，要求皇帝车驾明日天亮再来，御者欲强行驾车加入营，周亚夫言：‘敢冲撞军营者，斩’，皇帝赞叹而归。”

“我今日就想告诉你这话：‘敢冲撞军营者，斩’。”

我站起来，诚挚地看着张飞和国渊等人，义正辞严地大声叮嘱道：“你们也记住这句话，军中军法当先。今后，不管是谁，敢不加通告，擅自冲撞军营队列者，立斩，已正军法。”

众人齐声答应，张郃又囁嚅地说：“只是，众贼逃散，我们军械物资有所损失。”

“众贼逃散好啊，我正担心你把众贼斩杀殆尽。军械物资有所损失不怕，只要工匠没有损失，我可以再生产物资，士兵们没有损失，我可以再夺回这些物资。余贼逃到哪里去了？你可派人跟踪？”

张郃张嘴了半天，不知所措地答：“天色太黑，敌情不明，我不敢深入，打退敌兵我们就进入了乐安城。”

“没关系，俊义这样所为也是出于稳妥考虑，乐安城近郊突然集结了大股士兵，我不信郡守一点不知情。”我缓和地说。

我马上传令：“传郡守以及乐安官员进来。”

随着侍从的一声声召唤，乐安官员鱼贯走入了大堂。大多数人礼节上还是较为恭敬，只有郡守等主要官员漫不经心地拱手，不等我回礼，自己就找座位坐下。

我一个个打量着这些官员，心中默默念着他们的名字，都是些无名之辈。他们当中是谁在暗地里帮助叛军，没有当地官员的包庇纵容，不会有太豪强大恶霸鱼肉乡里。现在，我的问题是从小谁下手呢？

我拿出龚靖的印符和公文，傲慢地递给郡守：“我来乐安时，龚刺史赐我印符，准予我全权处理此事，还有，这是刺史大人任命我为青州别驾的公文，请太守大人查验印符与公文。”

太守稍稍做了做样子，表示查验完公文，漫不经心地递还给我。我无心再回堂上落座等待他们的行礼拜见，站在大堂中央正言厉色地宣布：“乐安民乱，奉刺





史所名，我现在宣布乐安处于军事管制。”

说完，我看着堂中诸位不安的表情，不悦地询问：“郡中校尉何人？”

座中一个胖子站了起来，假惺惺地施礼道：“乐安校尉武桐参见大人？”

我一摆手，示意他免礼，面沉如水地询问说：“你可知道，乱民贼首是谁？”

武桐得意地干笑了一声，不屑地答道：“乱民贼首是谁，应该问你的部下，受到袭击的是他们，不是吗？”

我威严地问：“郡中贼起时，你在何处？”

武桐振振有词地答道：“正在城中检点人马。”

我气愤地追问：“战事在城下打响，此时你在何处？”

武桐一脸无辜地答道：“还在城中。”

我不耐烦地问：“在干什么？”

武桐客气地说：“正在检点人马。”

我没好气地盯着他，恶狠狠地说：“可曾关闭城门？”

武桐有些慌乱地说：“不曾。”

我厉声说：“可曾准备出城助战？”

武桐不甘示弱地说：“郡中军械物资上次被你搜刮一空，我等出城用何作战？”

我淡淡地笑着问：“战事就在城下，为什么不关闭城门？关闭城门需要什么军械？”

武桐噎住了，憋了半天，冒出一句话：“这些乱民不过是不满你清点田亩的命令，冒死相抗而已，只要废除清点田亩令，乱民自散，我不需要关城门。”

听到这话，我意味深长地看着武桐，冷冷地笑着：“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是黄巾乱党，你见过他们，问过他们话？他们都是谁？”

太守死命的给武桐挤眼睛，武桐咬着牙，拼命地憋气，我冷哼一声：“哼，看不出，在这天下大乱之时，你居然私通黄巾乱党。”

武桐忍不住了，惊恐地大呼：“他们不是黄巾乱党，是郡县大户李明、刘布，他们家大业大，不会私通黄巾乱党的。灾荒之年，土地荒芜，他们怕清点田亩后加税，所以想……”

在太守地瞪视下，武桐的话音越来越低，终于无声。

“我倒要问问你，州刺史是否有权清点自己治下田亩、人口？”我毫不理会太守的目光，接着不客气地问武桐。

“以朝廷律例，刺史有此权利。”太守诚惶诚恐地站起来，挡住了我的视线，替武桐回答。

我冷冷地看着太守，半晌不说话。在这剑拔弩张的对峙下，太守的冷汗越冒越多，堂中鸦雀无声，在座诸位大气也不敢出，静静地等待我开口。

“太守大人，你唐突了，请归座。”王烈淡淡地提醒太守。

我再次厉声喝问：“武桐，我在问你，回答！”

武桐吓得立即跪在地上，怯懦地答道：“或有权。”

我声色俱厉地接着问：“我再问你，刺史出自朝廷任命，在所辖州内，依据朝廷律法颁布政令，乡民结党以刀剑袭击朝廷官军，依朝廷律例，该怎么称呼这些暴民？”

王烈高声回答：“叛匪。”

武桐面无人色，可怜巴巴地看着太守。

我咄咄逼人地再问：“你与叛匪私下沟通，叛匪乱起时你居然不关闭城门。依律法这是何罪？”

“死罪。”武桐低声回答。这个字眼才一出口，武桐马上明白过来，鬼哭狼嚎地跳起来大叫：“我的任命出自朝廷，也应该由朝廷来定罪，你不能擅杀大臣。”

“武桐，现在乐安已军事管制，非常时期依军法处置。若是等到请示完朝廷再处理你，恐怕乐安的城门也不保了。”

说完，我转身走向大堂正中的几案，边走边命令：“拉出去，斩！”

武桐大声哀求：“不要啊，饶命啊，太守，救命啊。”

侍从毫不理会他的哀告，迅速地把他拖了下去。不一会，在一个木盘中托着他的头颅，传进大堂。坐在几案后，我无动于衷地一摆手：“给太守看看，让他验刑。”

太守慌乱地摇头：“不用不用，玄德大人看过就好。”

我故作沉吟：“武桐拉下去时，为何会大叫太守救命？”

太守一头冷汗，仓皇失措地说：“是故旧情深，我等共同在乐安任职，故旧情深。”

“现在，我命令，乐安校尉之职，由武桐副手接替，传令，自明日起关闭城门，彻查城内奸细。没有我和太守的亲笔书信，禁止任何人外出。”我阴沉地宣布。快速的在两张空白纸上盖上龚靖的大印，然后把盖了大印的纸递给国渊，让他写公文事。

“翼德，你带本部人马负责乐安防御，清剿盗匪一事由我和俊义担当。等我们走后三日，城门再解禁。还有，彻查奸细一事，不许扰民。叛匪在乐安城下集结，守军居然不知，必定有人与他们勾结。等我剿灭他们后，搜查他们来往信件，就知谁是奸细，现在不要惊动他们。”我沉着地命令道。

说完这话，我冷冷扫了一眼堂中各位官员，看着武桐那颗血淋淋的、让人毛骨悚然的头颅，堂中不少人惊恐不安地缩着脖子，隐隐的，太守似乎也在哆嗦。

当晚，我叫来国渊，询问乐安的情况，他是乐安本地人，认识当地大豪强李明、刘布，据说这两人拥有的土地，占了乐安总土地面积的六成多，当然，国渊家族拥有的土地也占了一成多。但在县登记册上，李明、刘布两人登记的土地，却不足实际量的三成。

看来，他们是想借着青州混乱的局面，以武装家丁示威，逼迫软弱的政府屈服，默许他们瞒报田亩人口。估计这会儿他们已经商量得差不多了，只是没想到我半路杀出。





第二章 霹 雳



清早,天空中翻腾着厚重的乌云,很快,太阳被吞噬得无影无踪。望着涌动的乌云,我的心情阴沉沉的。

乐安关闭城门准进不许出。城门守卒来报:昨夜,郡太守与多名官员携家眷出城,借口多日闭城,生活不便,欲在城外安置家眷,他们自出城后至今未归。

我心中顿时轻松,果断地宣布:“郡守不在任上,命令:由国子尼(国渊)代理郡事。张郃将军,把物资全部移交翼德,让铁甲师腾出手来。子尼(国渊),你派几个家人给我带路,另外颁发布告,宣布全郡进入军事管制,自布告颁发日起,不得有百人以上乡民聚集,凡在三日内解散家丁的豪强,不问缘由,一律由各县乡安排务农。”

“子泰(田畴),”我转过身来特意叮嘱道:“我军只是短途奔袭,料无大事,子尼新近主事,你留在此地帮他制定政策,编组各县乡警卫队,实行军管。”

彦方(王烈),你先待在乐安,等乐安各地乡警与军事巡回法庭建立后,再到广饶城上任。”

国渊、田畴、王烈领命,张飞在旁跃跃欲试,我伸手拍拍他的肩膀,安慰说:“翼德,我走后乐安防卫交托给你,期待你能独当一面。凡事多与部下商量,少用暴力。”

张飞闻言大喜,拍着胸脯,信心十足地大吼道:“大哥放心,我一定守好乐安。”

“好,如此,我就放心了。子泰,广饶军民尚在等待这批农具,你沿途小心,一定要把它们稳妥地送到广饶。”我交待道。

田畴慨然答:“放心,主公大军在外巡视,无人敢在这节骨眼攻击乐安。我把乐安原有的士卒整编完后,就派他们沿途护送。不过,子尼即已在此主事,我等是否也留下部分工匠、农具?”

我考虑了一下,仔细打量众人,用无限向往的表情描述道:“子泰,乐安一面靠近黄河,雨水丰富,从防御上来说,黄河天险阻挡敌兵骚扰。黄河那边有陈群